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盡心章句上

九四十五章

孫奭疏

趙氏註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王庶慮可否然

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以盡心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

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

四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

言盡心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

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

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取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

言言內定常痛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之待化

言人情當感莫不驕若十一言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以

生之十一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爾者德小民以速視

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四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念故能顯達十七
章言察院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育
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
二十章言王政普天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言而
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樂
施利從節二十四章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五章言
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為仁由己必在
克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明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君子正己以立
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
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
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
事樂父道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
章言國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等三十六章言
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
尚三年者者益富貴愈厭思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
術莫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進人能守道四十一章言窮
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已四十三章言賞借
及淫刑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有德夕有所思
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言氏分在

下卷各有敘焉。註盡心者至篇頭。正義曰云人之有心
為精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
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
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
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
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
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滂參南方井鬼柳星張
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
蓋在正北長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
不移而眾星拱之不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此
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極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
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宮六星
星其一名者大一之宮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
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
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
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此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推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
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在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

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夔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或壽終無二 疏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

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疏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

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長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

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

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在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

而心者又上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

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天賦之性固

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

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則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

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其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

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歿或壽但操執其心而

不仁也歿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

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歿壽皆定於未取有分之初亦

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

也如於歿壽而二其心以發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

三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子學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

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知命者故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 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死禮所不序 疏孟子曰至非

子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巖君二遠之也蓋

子曰莫非命止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命也然

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其順受其正之

言此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

身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為受正命而死也

手足者地稟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命命命命命命命命

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註：莫無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堯、舜、禹、湯。○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善。○子而國是也。行善得善曰遺命，如淮南子：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惡命，如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註：畏壓溺死所不弔也。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國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以說之。死之者，二曰夏首，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是也。○二曰夏首，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眩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示之。五丁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工期於橋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疏：子

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有命也。求在我者，有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失之。○正義曰：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失之。○疏：子

而誠樂莫大焉。○疏：子

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疏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

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

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

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也故傳有云仁之

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眾也疏人皆有仁義之心曰自好之無所愛

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

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樂庶之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實

也孟子言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

行之而不察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是則為凡矣

者矣故孟子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疏人不可以無恥也論語曰行己

無恥之恥無恥矣疏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

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矣案禮云君

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也

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

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疏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耻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者如賢人之名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

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 入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蔽兵之巧以為攻戰者

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註濕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

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歸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

有以隲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

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隲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

或作崩常愧取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

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

註所以引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

而為解文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自卑若

高宗得使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

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

可得而臣疏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

之者乎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

子曰至而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以

善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已之樂而忘

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

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循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

而卑下者乎註高宗得使百工營不諸野得者傳若爰立作相

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不諸野得者傳若爰立作相

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註濕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

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歸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

有以隲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

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隲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

或作崩常愧取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

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

註所以引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

而為解文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自卑若

高宗得使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

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

可得而臣疏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

之者乎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

子曰至而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以

善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已之樂而忘

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

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循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

而卑下者乎註高宗得使百工營不諸野得者傳若爰立作相

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不諸野得者傳若爰立作相

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註濕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

註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歸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

有以隲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

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隲朋齊大夫也史記註云徐廣曰朋

或作崩常愧取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

十一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歎也趙

註所以引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

而為解文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自卑若

高宗得使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

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

可得而臣疏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

之者乎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

子曰至而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以

善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已之樂而忘

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

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循尚以為不可而况得臣之

而卑下者乎註高宗得使百工營不諸野得者傳若爰立作相

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不諸野得者傳若爰立作相

可貴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買賢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

樂義而行之則可以買賢矣樂義而行之則可以買賢矣

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

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

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疏孟子至天下口正

常滿器焉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

善天下乃用其實而踐好游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器焉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遊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志已亦但器焉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器焉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買賢矣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買賢焉然自得矣

曰尊德樂義至是則善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買賢矣

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心不為外物所動

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外物所動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為外物所動

恩澤而加於民不不得志則修治其身以立於世間其時則布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

加於民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寡不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田

以趨善道若夫寡不傑之士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

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事樂自與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寡不傑之士不遭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內定

疏正義曰此章言內定

疏正義曰此章言內定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

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後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自視欲然則

不足自知乍義之道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

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註韓魏晉六卿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未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

類也故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

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疏孟子至殺者以正義曰此

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

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學有所獲稼則又有以疾

樂矣如兵則何怨恨其勞也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不

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

於欲以其民也其則罪人必怨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國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若亟其東屋之類。正義

曰之於滕文公論之矣。註大辟之罪孟子曰霸者之

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孟子曰霸者之

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

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

也殺之而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

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備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

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入道

也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此能化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
上善教使民尚
仁義心易得也
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
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
上善教使民尚
仁義心易得也
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

民財善教得民心

疏

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

可得
也
昔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為政教法度之言
不若仁聲樂聲雅頌
若善教得民之易也
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
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
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
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
藪牧養畜焉晉五曰百
石金木草羽是也六曰
鄭國云金玉曰貨布帛
斂疏財九曰間民無常
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
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
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
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
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

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也何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

所以同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

能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

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者孟子曰

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

不知敬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也無不敬順其兄是

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水

上者也是亦知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又者幾希

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野人同其居處則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

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言聖人者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

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

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止之也註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

之以解其經引孟子曰血氣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之文也趙註引孟子曰血氣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之文也趙註引孟子曰血氣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他，以人為己，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此則

人道

疏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之道也。

足也。疏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欲，以其所不欲者，不善也。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行智，慧道術

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

為仁義故。疏孟子至於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

至於達也。疏能顯達，高自正，義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

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有小疵，當慮在身，不去者，是為疢疾也。如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慮患也常深，是若疢疾也。此孟

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

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

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

常深，是人之疢疾，常常在身，而不去也。是子所以為疢疾

之入，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疢疾者

也。常存乎疢疾之入，而已。蓋有得於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

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有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疢疾

之意者，有同欵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君

求君之意為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大民為之先，資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所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易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皆樂也。是美也。疏：孟子曰：至台焉，正義曰：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之也。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人能之樂，過焉乘孟了。重為一章，用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為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為正天下者，不得與於

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一樂也。存誠於己而人地乃二樂也。巴之有而善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眾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

之貌也蓋規其背而可知其背蓋之然盛流於四
躰四躰有危國之網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
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
與存仁義內外充身躰履方四躰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
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
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
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
安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而已故也然其
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
此焉是所性者持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則君
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
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
定故也故吾子所性具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
德容其生於色則射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蓋益
然見於詩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躰
則一動靜一行之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
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
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躰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孝入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

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

匹歸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難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

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疏**孟子至此之

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老間

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巳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

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

則鳳凰不翔此亦類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

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

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

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

也勝用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非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

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疏**孟子至此者乎

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疏**曰此章言教民之

當而節用者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

曠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

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

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

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

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欲人之門戶而

者以其水火之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

下使民有其所養亦

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

其不足而為仁者乎

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所謂倉廩實而知

禮節者也

文云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

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意不觀小者志小也觀

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六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土運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

君子之學必至成疏孟子止不達正義曰此章言臣也明

章乃仕進者也疏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

於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

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也於大山也如此故能

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

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

者也場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

居甲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

於水以其有術必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瀾是為能觀

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其觀其瀾是為能觀

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物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

利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也為物所流過於利坎不

盈滿其利坎則不流也而行之也如也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

成也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

其為之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孳孳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跽之徒也欲知舜與跽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分故以此別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跽明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跽明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問也者孟

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山欲知舜與跽之徒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技一也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一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揚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

天下為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子莫執中

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所惡執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

疏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揚墨者謂子莫

在者也孟子曰子莫為我拔

為也墨翟兼愛他人摩突其

為之子莫執一子莫兼愛人言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

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

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

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

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也

性今人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主

欲所害亦猶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

疏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

者甘食至不為憂矣

渴者易為飢故以甘之然而

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

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夫之志不取汚君不以
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也孟子言抑下惠不以
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
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
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
疏 正義曰此章言抑下惠不恭用
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
宋位而後易已之大志也
蓋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

有為者辟若掘井以井
井也 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
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軌而
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
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
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
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註
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期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假之假仁久假而不歸惡
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
不其非有也 五霸而能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
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也 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
見間乘利篡心 疏 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
有生何可放也 疏 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
有焉况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
不聞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太甲悔
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進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告魯儂物而不歸 安知其不真有也 疏 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
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王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
已然而久假而行仁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揚子曰假
歸就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

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兼忠必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矣

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保其尊榮子弟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

子正已以立於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

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一詩有云不素餐兮言

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者若如之

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

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

有大於此者言何爲而不可食禄○註魏國伐檀之篇○正

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事而食禄○王季子墊問曰士何事

功而食禄君子不得進仕爾

孟子曰尚志曰士何事者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

王子墊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孟子曰尚志

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鹽單食

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

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

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疏正義曰此章言言

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信大未之聞者也

子考陳仲子以不義難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之信

之以為廉是為舍鹽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

為向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

兄弟離母與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爾徒取

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

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挑應問曰舜為天

子臯陶為士督腹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問曰舜為天

子臯陶為士督腹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問曰舜為天

然則舜不禁與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

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

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訖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

下之為至貴也疏挑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言法承

舜之道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挑應問曰舜為天

命臯陶為士督腹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問曰舜為天

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

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善之曰

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舜將如
之何挑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皋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
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
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
此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
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三無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

儀警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吾寧則
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
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以
遊三子豈非盡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警如是也
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
人與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

三子不儀體警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
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
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警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
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與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
也凡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子宮

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

然而王子若彼高京者居勢位故也况居
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
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堙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
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
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
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警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
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
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
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

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子孟子曰食而

弗愛豕交之也悉久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人交之

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

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

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云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焉滿而歡意弗加者

非以愛相接者也豕交之也犬馬若人所愛而畜養者

也如愛豕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

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

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

虛拘矣以其禮下可以待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

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曰

齊莊公問政於孔子曰政之

本何如孔子曰政者正也

先正其身而後正人

此皆夫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

之象也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

陰之說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

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履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

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具

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

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

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

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藏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

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

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

也不可以感之矣亦以聖人言以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

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註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

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

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

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葬之喪猶

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又欲減而短之因

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子言有人

矣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

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

行其暮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

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

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

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考也加益一

日則愈於上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

故議疏齊宣王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之也益富貴息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暮之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

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

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

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終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

之姑且徐徐然終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

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為暮年之

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

母死之者其傳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

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

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

之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上

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

且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

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

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

孟子於此不取

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有五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教民之

道有五

品有如時兩化之者而教之漸清有成德者有達財

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

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

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

道有五品也有如時兩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清恰如時兩之

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

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

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

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

財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是為有達財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

之間也不憤不啓不然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

也

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

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

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而教之漸清也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

重此教之道也

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

道有五品也有如時兩之

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

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

敷秀性有若時雨而教者也

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

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

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

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

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

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

有財之具而不能用者則

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

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

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至高至美矣學者政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致
乃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及而使之日華
自勉而不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山工改其器墨至能者從之
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出工改去其繩墨之正
之者亦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懸率之法墨率張弓向的正
且譬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
更賢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讓於公孫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
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
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
下有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
其道藏則身伏也末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
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公都**
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已類類故不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成
得與親同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
民然後愛物用**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
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懷也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見則先
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
見君子曰恩有其倫序也政場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
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三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
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歆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祭緦小
功也流歆長歆也

決斷內置其餘也... 決小過耳言世之先... 決類疏孟子至不... 地者無不知也當... 之智者以其多知... 為急親其賢為之... 當急親其賢為之... 之事但急於知賢... 急親仁其賢能使... 之大者也而察細... 之大者也而察細... 先務而務編知百... 編而察人之為急... 反察孝之小者食... 責問不敬之小者... 麻三月之服者小... 指而頰之順者不... 張與此... 同音

卷終



世